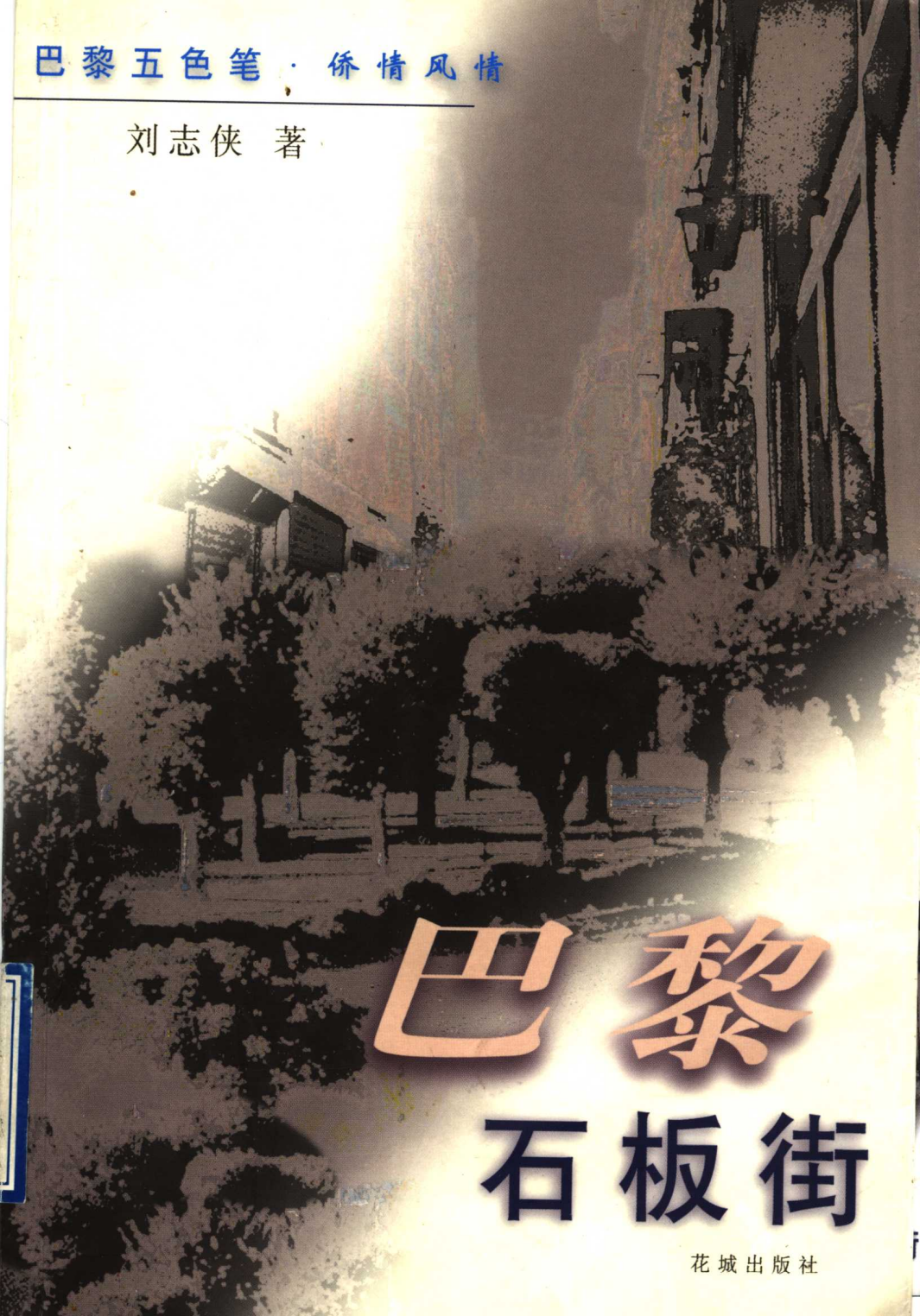


巴黎五色笔·侨情风情

刘志侠 著



巴黎 石板街

花城出版社

刘志侠 著

巴黎 石板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石板街:侨情风情/刘志侠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4

(巴黎五色笔)

ISBN 7-5360-3445-8

I. 巴...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75 号

巴 黎 石 板 街

刘志侠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1 插页 270,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0-3445-8

I·2843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这本书叫做《巴黎石板街》，因为我是一个怀旧者。

怀旧不是一件坏事，当一个人离乡别井，去到陌生的地方，即使最豁达的人，午夜梦回，总有缅怀过去的时刻。怀旧能够让人寻回自己的根，找出贯穿生命的线索，帮助自己平静地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

初临法国，所见所闻，和我们古老华夏距离很远。从一个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方，来到一个和平、繁荣、富裕的地方，冲击力非同小可。最令人感触的是，上天如此偏爱法国。这个蕞尔小国地狭而物博，人少而才众，平原高山无一或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虽经战乱，文化薪火相传，每个地区都保留自己的传统，各适其适和平地生活。通花高帽的布列塔尼大婶，鲜艳长裙的阿维尼翁姑娘，背带短裤的比利牛斯山牛郎，黑白分明的科西嘉岛民……性格之迥异，传统之固执，服饰之多变，音乐舞蹈对照之鲜明，争妍竞艳。

然而，我没有嫉妒法兰西，因为这是一位慷慨的主人，收留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不论白人、黑人或黄人，不论来自欧洲、非洲或亚洲，一视同仁，让他们居住下来，分享自己的一切，随心所欲地生活。

2 巴黎石板街

最近二三十年，数十万华人从东南亚和中国涌进这里，不足十年时间，巴黎出现了三个唐人街，尽管生活不是每天都是阳光璀璨，尽管不可避免和原居民发生磨擦或争执，大多数新移民从此扎下根来，安居乐业，慢慢地融入本地社会。

表面看来，法国距离亚洲近万公里，政治、经济、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差别很大，异乡人不容易适应。然而，只要住下来，对周围的事物多看一下，很快便能找到往昔生活的影子。人类历史从低往高发展，不同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同，但经历的阶段大同小异，必定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巴黎是一个怀旧的城市，保留着许多逝去时光的古老东西。

这里的大街小巷，不少以石块砌成，灰色、赭红、藏青。来自不同地方的大理石，经过巧手工匠精心把弄，砌出变化多端的图案，圆形、方形、棱形、半月形、折线……汽车走在上面，一起一伏；鞋子踏在上面，凹凸不平，和柏油路大异其趣。虽然后者平坦宽阔，但相比之下，立即显得单调平淡。

每次走在这种粗糙原始的道路上，我都想起香港石板街。我对石板街一往情深，因为初抵香港时，为了餬口，画过油画行货，石板街是热门题材，虽然没有去过，但可按图片绘制。那时生活前景不明朗，于是把生之欢乐全部倾泻进画中，把鲜艳颜料慷慨地刷到画布上，灿烂的阳光撒满石板街的梯级，行人成了欢乐跳跃的小麻雀。然而，卖给游客作纪念品的油画没有多少商业价值，快乐的图画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很快便停下笔来。

几年后迁居，石板街重新回到生活中。有那么几年时间，早晚打从那儿经过，鞋子踏在石上的坚硬感觉，把我带回童年时代。

家居后面是一条铺满麻石（灰色斑点大理石）的小街，每

次穿着木屐从上面走过，滴滴嗒嗒的响声是一种欢愉的音乐。有时街上行人稀少，故意把木屐踢得震天价响，好像加进这激烈的节奏，生活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单调。当然，更令人难忘的是入夜开始的馄饨面竹板声，听它从街头敲到街尾，又从街尾敲回街头，它的中断次数让人猜到今夜生意可好。还有巡夜的更夫，从晚上十时多开始，到深夜三四时，分三次敲打沉重的梆子。最讨厌是第一次，它宣布死气沉沉黑暗的来临；最爱听第三次，告诉人们万物苏醒的黎明就在眼前。

不知道谁决定保留巴黎的石板街，胆敢在登月时代钟情远古的东西，一定是一个怀旧者。他可能没有想到，冰冷的石板街带给异乡人温暖的慰藉。踏在坚硬起伏不平的石板上，熟悉而亲切的感觉一下子把陌生的国度和故土拉近，尽管打在石板上不再是木屐，而是皮鞋或者塑料鞋子。

明天，到石板街走一趟。

目 录

前言·····	1
巴黎唐人街·····	1
唐人街阴影·····	20
在人海浮沉的中国人·····	25
中国炸虾与法国多士·····	32
真假李小龙·····	38
法国中文报纸·····	43
华侨百家姓·····	51
地狱门·····	61
九头蛇·····	74
盗火者·····	82
魂断巴黎·····	93
专家鬼推磨·····	102

足球世界杯	111
法式足球热	123
足球生意经	131
足球赎罪票	136
体育恶梦	141
微型电脑在法国	147
荧光屏新天地	153
三寸金莲	161
六层糕	169
巴黎硅谷	176
法兰西的骄傲	182
永远的诱惑	189
巴黎国家图书馆	198
游法良机	203
巴黎乌托邦	210
画家村	218
高山的呼唤	227
海盗城	232
雨果之岛	241
英法海峡隧道	249
摩纳哥近事	258
一张广告的风波	266
绿茶西洋禅	271

阿森罗频的子孙	280
鸡官司	285
女儿夺产案	292
降级是升学	298
红衣铁骑士	302
虔诚山	307
一个石榴三重包装	314
Loup de couleur	318
滴水观天	327
疯狂世界	336
刁政刁民	348
猎头一族	356
百犬吠声	363

巴黎唐人街

八十年代，香港出现过一個移民潮，但法国不是热门地点。港法关系一向不密切，法语在香港不流行，拿到法国居留权的香港人寥寥无几，笔者在巴黎尚未遇过这类新移民，倒是有人拿澳门葡籍护照，移民葡萄牙后再转来法国谋生。

几年前报纸登过消息，对某些法国驻港机构的高级华人职员，巴黎打算发给护照。如果真的如此，这是受优待的一群，法国早已关上移民大门，按官方说法，1974年之后不再接受新移民，只有欧盟成员国公民例外。

不过大门关上了，还留下三道小侧门。

■工作移民。凡是本国遍找不获的人才，可以聘请外国人。国际移民局（OMI - Offic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是专管外国劳工的官方机构，企业在正式聘用前，预先申请，获得批准后，缴交一笔补偿费，五六千法郎，据说用来进行“国内工人职业训练”。

■投资移民。投资者提出详细方案，证明资金来源，还要证明营商能力（例如懂法文、有营商经历）。

■家庭团聚。移民可以申请配偶及儿女来法国，须有足够的收入和居住的地方。这是漏洞最多的小门，法国只承

2 巴黎石板街

认一夫一妻，阿拉伯人妻妾四人，于是有人伪造文件，把老婆当成女儿，把侄子甥女报为子女，大摇大摆走进来。

这三道小门那么狭窄，和美、加、澳有天壤之别。但是外国留学生（尤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死往里钻，读完书不想回国，企图通过前两道小门更换身份。巴黎有两三个律师专门吃这碗饭，可是近两年形势大变，申请者百分之九十九失败。外省机会高一些，地方主义强调特殊，申请者还有一线希望，但比例不过十分一二，律师意兴阑珊，不再随便接生意，否则白做一场。

一旦申请失败，当局勒令申请者三周内离境，由警察上门检查和执行。不愿离境者唯有藏匿起来，从此成为不见天日的黑市居民。

法国关上大门，最重要原因是经济不景，失业严重，而且国内居住着很多外国移民。根据 1996 年的官方数字，总数三百六十万，约等于全国人口百分之六点五（持中国护照者只有一万四千人，不知怎样统计的），还不算千千万万已经入籍归化的移民，他们的失业率比法国人为高。

中国移民史前期

法国人普遍认识中国是从马可波罗的元朝开始，真正深入了解则要等到耶稣教士大量来华宣教的明朝及清朝。到了十七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的文化有了相当认识，人人都知道伏尔泰在 1755 年写的《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改编自元剧《灰阑记》，耶稣教士不少人精通四书五经。这个时期，西方的汉学中心在法国。

中国人认识法国肯定晚于法国人，但也不会太迟。史书记载，路易十四（Louis XIV 1643-1715）的宫廷聘有御用中文翻译官。至于何时出现中国移民，没有确实日期。按常理说，航海水手和商人应是第一批人，但是耶稣教士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教活动，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

刘绍铭先生在《史景迁域外钩微录》一文中，谈到一个名叫胡若望的中国人，1721年由耶稣教士带到巴黎，担任文书抄写工作。这类神甫随员肯定不是个别的，在此之前，已有其他人来过欧洲，皈依天主教，并且“受戒”成为教士，然后再返回中国传道，这是有史书为证的事实。

这些离乡背井的中国人，总有个别定居下来，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他们便属于最早期的中国移民。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翻查耶稣会和梵蒂冈的档案，教会保存的历史资料很丰富。连胡若望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书，梵蒂冈仍保留他的一封亲笔中文信。

法国是耶稣教派大本营，巴黎第六区有一间耶稣教会博物馆，规模不大，但有专人管理，还有一间利玛窦学院，地址在第十六区，出版过一本相当权威的《汉法大辞典》。这两个地方都藏有耶稣教派的历史文献，还有几位精通中文的教士，历史研究者能够在这里找到第一手资料，看来是一个未开发的“金矿”。

在没有发现新资料之前，1712年可以暂时被视为中国移民出现法国的最早年份，这是法国学者在政府档案找到的第一宗中法婚姻注册日期。

（后记）本文写成后，读到施康强先生《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一文，根据他引述的资料，最早赴法的中国人叫沈福

4 巴黎石板街

宗，1684年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引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后来转往英国。

第一个娶法国女子为妻的中国人叫黄嘉略（Arcade Hoang），1679年生于福建兴化，跟随一个教会代牧主教来到欧洲，曾在王家图书馆担任译员，1713年结婚（比法国人资料所说的1712年晚一年），1716年故世。

最早在法国长期居留的中国人是两个北京人，一个叫高仁，另一个叫杨德望，自幼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P. Michel Benoist）学习。1751年由一名神父带他们从澳门出境，次年抵达法国，1763年正式成耶稣会教士。1765年，在法国居住十二年后，因为思念故国，买棹东回，在中国寿终。

三万八千大战华工

在法国参观王宫、博物馆、古堡和大宅，必定见到中国的古瓷和手工艺品，但找不到中国人的痕迹。

可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近代移民潮，规模不小，从1840年至1900年，二百三十五万华人涌向世界各地。

笔者书架上有一本《三述奇》，作者张德彝以翻译身份，在1871年跟随清朝特使，第四次进入法国，在巴黎停留了差不多一年。全书记载，巨细无遗，但提及之旅法华人只得三四人，可见这股移民潮没有触及法国。

法国官方的第一个华侨统计数字，出现于1911年。这一年全国人口普查，共计中国侨民二百八十三人，比起四五千万的法国人，微不足道。

但是踏入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突然出现法国。1916年5月，法中协议输入华工，

以填补五百多万被征入伍的法国人的工作岗位，法国也在印支及非洲等殖民地同时招募土著工人。

征聘工作由惠民公司负责，遍及青岛、天津、浦口及香港，应征者十分踊跃，体格检查很严格，半数人通不过，最后动身者三万八千人（中国官方数字三万一千六百），合约期五年，三年死约，两年生约，每天工作十小时，日薪从一至五法郎不等。

等待华工的工作非常艰苦，合同注明劳工不参战，但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工作都不离战争。军用公路、弹药库、兵工厂、造船厂、机械厂、港口装卸，还有清理战场、掩埋死尸，不少华工病倒累死，或者丧身炮火地雷中，官方统计超过一千人。

大战结束，大部分华工被遣返回国，但有三千多人留下来，这是第一批正式的中国移民。他们多数娶法国女子为妻，



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法华工

第二三代完全被同化，最后硕果仅存的三四位老华工，在九十年代初相继去世。

这一整代移民，只留下华工墓场和阵亡华工纪念碑，让后人凭吊。

青田华侨

谈论法国的中国移民史，不能不提李石曾先生。

他是“勤工俭学”之父，1909年创办的豆腐工场是这个运动的源头。他是里昂“中法大学”之父，第一个向法国人提出以满清退还的庚子赔款筹办教育。从1913年到1942年中法大学停办为止，这两个计划培养了两三千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

李石曾是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移民潮的始作俑者，他是浙江人，在法国留学念生物系，后来创办豆腐工场，从乡下招募了三十多个工人，开青田人来法谋生之风气。二三十年代农业失收，青田人逃荒，一部分人流亡到法国投亲。

他们本来打算进工厂，但是1927年世界经济大衰退，失业肆虐，找不到工作的新来者，和失去工作的老华侨一样，被迫当起流动商贩，出售中国制造的小物件，例如珠链、摺扇、青田石小雕刻、狮子头玩具等。他们聚居在里昂火车站附近，方便乘车到四乡八壤去兜售。

这是最早的法国侨商，后来慢慢分化，有些人把生意扩展到瓷器及其他东方色彩货品，另一些人贩卖青田石，最后经营起古董来，这是最赚钱的生意，但需要知识，第一批华侨富商不少以古董起家。

到底这期间有多少青田移民？按照官方统计，从1926年

到1936年，华人数目只增加了一千二百人，流动商贩从三十八增加到五百六十五。当时的调查技术远未完善，这两个数字都可能过于保守。不过，流动商贩十年间增加十五倍，显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移民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停顿才中断。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不过，来人不限于青田，而是以温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温州人”取代了“青田人”的叫法。至于法国人，他们弄不清温州和青田区别，最初一律称他们为“浙江人”，后来才慢慢学会“温州”这两个中文字。

时至今日，温州人和来自东南亚的潮州裔人士，成为法国华侨的两大组成部分。

华侨修脚店

老一辈中国人出洋，无论到什么地方，经历差不多。先当苦工，含苦茹辛，艰辛地积蓄几个血汗钱，然后经营小生意，从事不需要专门技能的行业，中餐馆、洗衣店、制衣工场等等，但是在法国出现过中国北方特有的技术行业——修脚店，而且风行一时。

第一个经营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比利时商人，他携同女儿到中国经商，当时交通不便，有时要以步代车，他的女儿因此走出脚病来。后来由修脚师傅医好，他惊为神医，1910年从北京带回七个师傅，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商业中心区和平街（Rue de la Paix），开设了一间“北京公司”（Peking Konze）。

这是崭新的玩意儿，正好当时流行缚带高跟鞋，女士们跟潮流，足下受罪，毛病丛生。修脚能治一些小病，加上按摩加

速血液运行，刺激穴位，令人十分舒服，所以很快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门庭若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京公司”开花发枝，四个师傅出来打江山，两人开馆，两人上门服务，同样受人欢迎。

他们的成功故事传回家乡，引来一班同行。从这时到1940年，不断有新店开张，最后发展到二十多家，依然生意兴隆，不少人子承父业，一代一代往下传。顾客多数是上流社会人士，不乏政界名人和演艺明星，店子设在高级住宅区。

但是好景不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46年开始，政府立例管制修脚行业，凡开店者必须有法国国籍，而且具有专业文凭。这里什么职业都讲究文凭，连剃头师傅也有“职业技能证书”（CAP - Certificat d'aptitude professionnelle）。

幸好法例没有追溯性，已开业者不受限制，后来者只能望门兴叹。

法国人办事马马虎虎，有些黑人理发店，没有一个剃头师傅拥有文凭，却能营业。不过修脚业有异，客人不是黑人劳工，而是非富则贵的上流人士，肥水不流别人田，加上和医学多少拉上关系，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从此之后，中国修脚店只见关门，不见开张，现在硕果仅存两三家，看来迟早被法国人垄断。

塞纳河上的西贡

很多香港朋友常来巴黎参加时装节，会场在十五区凡尔赛门展览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儿离开最古老的巴黎唐人街不到一箭之遥。

唐人街在法文叫做 Quartier chinois（中国区），法国人有